

金瓶梅詞話



藝文書房

金瓶梅詞話 第九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九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拾圓

(自)

康德十年三月十日印刷

康德十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  
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

金瓶梅詞話 第九冊 目次

-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六〇九
- 第四十八回 會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六一九
-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承福寺餞行遇胡僧……………六三四
-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窩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六五〇
-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六六〇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

風擁狂瀾浪正顛，孤舟斜泊抱愁眠。

鷄鳴叫切寒雲外，驛鼓清分旅夢邊。

詩思有添池草綠，河船天約晚潮昇。

憑虛細數誰知己，惟有故人月在天。

此一首詩單題塞北以車馬爲常，江南以舟楫爲便；南人乘舟，北人乘馬，蓋可信也。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尙未出家。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揚州大馬頭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室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問之不吝，卽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以完備此像。」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上有一道白氣，乃是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殃。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怎不預先說與你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天秀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平白是個浪子，正與刁氏在亭側相倚私語。不意天

秀卒至，躲避不及；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也，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也。一日差人寄了一封書來揚州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不勝歡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所萃，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有以大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且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予我！切勿多言。」三人于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兩個家童，并苗青來上東京。取功名如拾芥，得美職猶唾手。囑付妻妾守家值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

萬里長洪水似傾，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姓陳，名喚陳三，一個姓翁，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

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苗天秀日前被賁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與兩個梢子做一路，拿得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這一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愛的。」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由是與兩個梢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箱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緞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不瞞你說，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睡，苗青在櫓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天秀從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裏。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棍打落于水中。三人一而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緞貨衣服，點數均分。二翁便說：「我哥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翁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青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則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敷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得上岸來，在於堤邊號泣連聲，看看天色微明之時，忽見上流有一隻漁船，撐將

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短裘，只聽得岸邊蘆荻深處有啼哭；移船過來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滿身是水。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撐回家中，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乎？却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愿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其日月。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漁，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了，漁翁道：「如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當下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賊證，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於案，責問了口詞。二翁見安童在傍執證，也沒得動刑，一一招承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裏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拿到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間事，早有衙門首透信兒的人，悄悄報與苗青。苗青把這件事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在獅子街石橋西首，韓道國家隔壁，門面一間，到底三層房兒居住。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敬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坐，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



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就下跪，說道：「但得除割了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粧花緞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喜歡的要命的。把衣服和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裏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裏去來？」玳安道：「我跟了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在那裏？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裏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够打發脚下人的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惹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了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豫備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咱家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家裏來。」于是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你到好歹累你說我這裏等着哩。」玳安一直上了頭口來家。交進毡包後邊立等的，西門慶房中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安慢慢走到跟前，無得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

了。」說時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客位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因來前邊舖子裏該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廚下整治，等候西門慶。一面丫鬚錦兒拿茶上來。婦人遞了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裏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顯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兒家中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嫂，那裏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敢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裏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裏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甚麼禮物謝你？」王六兒向廂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商議，殺害家主，擱在河裏，圖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又當官兩個船家，招尋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又當官三口執證着，要他這一個過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

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

正是：

驚駭六葉連肝胆，  
誑壞三魂七魄心。

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頂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況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裏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吩咐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拿他。教他即便進禮。」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一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

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顯問這件事，分付緝捕：「你休捉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搬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另的五十兩銀子，又另送他四套上色衣服。且說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壘內，又宰一口豬。約掌燈已後特分，簾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安書童琴童，四個禁子，與了十兩銀子纔

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體己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撞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着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死生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裏？」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不曾說？」苗青道：「小的外邊人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

忙忙如喪家之犬，  
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不題。單表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走上，安放桌席擺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傍邊擺下；各樣鷄蹄鷓鴣，鮮魚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把鍾兒，

銀臺盤兒，金鑲象牙筋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題起苗青的事：「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尊，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禮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給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些意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場，何得見讓於我？斷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也作揖謝說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辭顯的迂闊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這裏西門慶隨卽就差玳安，拿了盒還當酒，拾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當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

且說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裏陞廳；那提刑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替苗青上下打點停當了，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幫鑿漏邀截客旅，圖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證，你如何抵頭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推在水中來？」安童道：「某日夜，至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船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在水中；小的便被翁八

一棍打落水中，纔得跳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浪頭，打的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叫動。他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裏提刑連夜做了文書，歇過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依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只把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情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黃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裏投下。這一來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刃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爲證：

善惡從來畢有因，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乞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會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格言：

知危諷險，終無羅網之門；譽善薦賢，自有安身之地。施恩布德，乃後代之榮昌；懷妬藏奸，爲終身之禍患。損人利己，終非遠大之圖；害衆成家，豈是長久之計？改名異體，皆因巧語而生；訟起傷財，蓋爲不仁之召。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察院住劄，姓會，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會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兒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我在此等着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於是早已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裏，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裏面打的雲板響，開了大門二門會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兒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在丹輝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什麼的？」這安兒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會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於書案上。會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寓都下午教生黃美端肅書，奉大柱史少亭會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遠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

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華扎，開軸啓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懷抱矣。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不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憲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幸垂察不宣！

仲春望後一日具。

這會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這裏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賚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明。文下來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首下落。也是合當有事，不想這狄縣丞，率領一行人，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正行之際，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



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去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即拘了里老來，用鐵擱開岸上深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檢視明白，問前面是那裏？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令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燈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裏，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爲何而死。」懸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於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於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回覆曾公再行報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於岸上？又說干礙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這安童見其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於是檢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正是：

污吏贓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裏輸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夜間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管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髮髻；用十六兩銀子，

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

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裏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不然我教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廟上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酬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時搭月臺，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廬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廬子倒不好了，是東子房子了，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於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轎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舉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的柳週圍種松柏，兩邊燴的坡峯。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面，宰豬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推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家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

國，雲離守，賁地傳，并女壻，陳經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尙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姒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會過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顛門還未長滿，胆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護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姒子和老湯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教姒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裏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牆，當中甬路，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面，大書錦衣武略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豬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家祭畢，堂客纔祭，鑼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誦的在姒子懷裏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教姒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罷哩？你看讀得的那腔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焦強的貨，只當教抱了他來，你看說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攙掖掩着

孩兒耳朵，快把了後面去罷。須臾祭畢，徐先生唸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邊松牆音樂，竹徑欄杆，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兩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唱了一回，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簪，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裏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床炕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或間常接了妓者，在此頑耍。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挂的書畫琴棋瀟洒。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酒金床炕兒，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進屋裏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簪，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哥兒，拈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金蓮看見那邊桌上放着一碟子驚肉，一碟蹄子肉并幾個菓子。奶子見金蓮來便抱起官哥兒來；金嘴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裏見打起鑼鼓來，謊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膽兒。」於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納金衫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裏，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經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逗孩子玩耍，也逗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兒，你也與姐夫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經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攙

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髻都抓亂了？」經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婢子臆料便戲發訕，將手中拏的扇子，倒過把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經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經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經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經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柱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經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摺，看看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家騎馬在後。來興兒與廚役，慢慢的抬食盒，然後玳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叫他，跟定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

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經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於廳上，只見畫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

「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中不足；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於廳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莊去來？」西門慶道：「今日先塋祭掃，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敢來有一事，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邊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裏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個邸報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邸報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紛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

不循例臧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竊葺之材，貪鄙之行，久於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習，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貪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潔；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路之金，曲爲掩飾，而贓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其也。

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常有賴，而裨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諛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裏去。」

於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盃；西門慶這裏是金鑲玉寶石鬧妝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裏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修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顧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

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獨強貨他生死不依，只說：『此來今日墳上祭祖，有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裏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設法兒擺佈，況西門慶又是因巡按御史參本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燒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拏出一兩銀子，教劉婆子備紙去。後的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裏，打聽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麼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裏誑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裏，將被兒裹得緊緊的，又沒碰着他，娘便回畫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內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



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按下這裏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

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僱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會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奏了七件事，在這裏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會御史到，等我對老爺說，要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裏差人再祭我的帖兒，分付兵部余尙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於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那裏。等到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本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端的上面奏行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尙書魯國公，蔡京一本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陞貢。

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皆由取士不得真才，而教化無以仰賴；書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學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賴焉？今

皇上竊寐求才，宵旰圖治，治在於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取士，悉遵古由學校陞貢，其州縣

發解禮闈，一切羅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陸嫻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卽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切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

今陛下卽位以來，不實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常事者以俗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鹽鈔法。切惟鹽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鹽法者：詔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糧草闕，領舊鹽鈔；易東南淮浙新鹽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今商人照所派產鹽之地下場支鹽，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販者俱屬私鹽，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切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脉，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扼阻淹滯不行者，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驚眼錢之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於虜，而因鑄兵器，爲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不致於踴貴矣。

五曰：行結糶依糶之法。

切惟官糶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偓題覆

欽依，將境內屬州縣，各立社會，行結糶依糶之法。保之于黨，黨之於里，里之於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爲三戶，按上上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糧，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遞派；糧數關支謂之依糶，如此則歛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竅切舉行，其關係蓋匪細矣。

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切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了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矣。而民力少蘇矣。

七曰：置提舉御前人缸所。切惟

陛下自卽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尙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缸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於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鄉言深切時艱，朕心加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來保抄了邸報，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有日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耽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府中見翟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交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爹本還未到；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的怎麼重，只批了該部知道，老爺裏再祭帖兒分付兵部余尙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倒還不到？」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裏。俺們回來，見路上一簇響鈴驛馬過，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纔到了。」西門慶道：「到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的，又打聽的兩樁好事來，報爹知道。」

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到好趁着蔡老爹巡鹽下場，支種了罷，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經濟來，唸與他聽。陳經濟唸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唸；那書童到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唸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云云。西門慶聽了喜，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已點了兩准巡鹽，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

樹大招風風損樹，  
人爲名高傷喪身。

有詩爲證：

得失榮枯命里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終須到，  
囊內無財莫論才。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餞行遇胡僧

寬性寬懷過幾年，人死人生在眼前。

隨高隨下隨緣過；或長或短莫埋怨。

自有自無休歎息；家貧家富總由天。

平生衣祿隨緣度，一日清閑一日仙。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卽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嘆道：「長官放心！料着我沒曾過爲，隨他說去便了；老爺那里，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理事，不在話下。

却表巡按會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乖方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流通，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糶之法，不可行，當十太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那付將會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史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煨煉成獄。將孝序除

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

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缸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缸，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先來家通報。這里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知府州縣，及各衛有司官員，又早預備祇應人馬，鐵桶相似。來保從東昌府缸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缸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照隨。清畢傳道，鷄犬皆隱跡。鼓吹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急令撤去公案，連忙整冠出迎。兩個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少頃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事期，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遞的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

道：「學生初到此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宋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道，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見只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絢，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面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尙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見邀，同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葦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階下蕭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筵列珍羞，湯陳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西門慶知道手下跟從人多；階下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



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用說。

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稍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壘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乎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贐，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

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罷設珍饈果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和管待盛庫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嘆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里，他再三不來，被我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

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踉蹌。」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踉蹌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缸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缸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分付：「卽去院中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裏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席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做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他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費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交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唱道：

別後杳無書，不疼不痛病難除。恨淒淒旅館有誰相知？魚沉不見雁傳信。三山美人知何處？眠思夢想，此情爲誰，憚懣憔悴；一似風中柳絮。知他幾時再得重相會？

滿目黃花初綻，怪淵明怎不回還？交人盼得眼睛穿，冤家怎不行方便？從伊別後，相思病纏，昏昏如醉，汪汪淚漣。知他幾時再得重相見？

我愛他桃花爲面，笋生成十指纖纖；我愛他春山淡淡柳拖烟；我愛他清俊一雙秋波眼，烏鴉堆鬢，青絲翠縮，玳鈎月鈎，丹霞襯臉，交人想得肝腸斷。

我鼓鑿鑿初轉，聽樓頭畫角聲殘；搥床搗枕數千番，長呼短嘆千千遍；精神撩亂，語言倒顛；忘食廢寢，和衣泪漣，終朝懷憶昏沉倦。

我爲你終朝思念，在那里耍吃貪歡。忽然想起意懸懸，一番題起一番怨。恩深如海，情重似山，佳期非偶，離別最難。常言道藕斷絲不斷。

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裏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上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了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持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在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持他，我另酬答你兩個。」那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們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們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裏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已是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裏水了。」這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經濟擎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趁着蔡

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西門慶道：「交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你跟了來。」那來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跪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那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有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只是望乞到那裏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根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近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遲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夠了。」蔡御史將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下山虎」：

中秋將至，漸覺心酸；只見穿窗月，不見故人還。聽叮嚀啞啞聲滿耳，聽嚶嚶北雁南還，怎不交人心中慘然？料想相思，斷送少年。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當初攜手，月下並肩；說下山盟海誓，對天禱言；若有個負意忘恩，早歸九泉。一向如何音信遠？空教我卜金錢，廢寢忘食；有誰見憐？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尾聲）蒼天若肯行方便，早遣情人到枕邊，免使書生獨自眠。

唱畢，當下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於是從花園裏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裏。又早湘簾低簇，銀燭

焚煌，設下酒席完備；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手下管待酒飯，與了二兩賞錢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妝打扮，立于堦下，向前花枝招颯磕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堦輝；

時來水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別乎？」蔡御史道：「恐我不知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攜手，不覺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要留題；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樂園；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交書童粘于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

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拍手歌唱「玉芙蓉」。唱道：

「東風柳絮飄，玉砌蘭芽小。這春光艷冶，巧鬥難描。牆頭紅粉佳人笑，蹴罷鞦韆香汗消。尋芳興，不辭路遙，我只見酒旗搖曳杏花梢。」

唱畢，蔡御史贏了董嬌兒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回奉蔡御史。韓金釧這裏，遞與西門慶陪飲一盃。書童又唱道：

「風吹蕉尾翻，雨洒荷珠亂。見佳人盤髮如蟬，湘紈半掩芙蓉面；綵袖輕飄賽小蠻。秋波臉兩情牽好難！引的人意遲寂寞淚闌干。」

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書童又唱：

「黃花遍地開，百草皆凋敗；小蛩吟唧唧空階，牛郎夜夜依然在，織女緣何不見來？慊慊害，糊突夢怎猜，我爲他淚滴溫表記鳳頭鞋。」

唱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了。」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于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時分，月色纔上，慶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未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擎大金桃盃滿斟一盃，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

傍捧菓，書童拍手，又唱第四個：

「梨花散亂飛，不見遊蜂翅。小窗前鵲踏枯枝，愁聞冒雪尋梅至。忽聽銅壺更漏遲，傷心事把離情自思；我爲他寫情書，閣不住筆尖兒。」

蔡御史吃過，斟上一盃，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於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倒不消介意。」那韓金釧兒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裏，月娘便問：「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姐兒了，我不來只在那裏作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那裏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誤了。」來興兒道：「家裏二娘上壽，沒人看來。」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裏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擎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這徽仙號。」於是燈下來興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一池月上浸窗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裏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晨，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了後邊，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裏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早從後門打發他去了。書童盥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裏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奴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札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饒行。來與兒與厨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山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捉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

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舡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裏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舡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詩單表人情之有虧人處。詩曰：



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爲；

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

胡知府已受了西門慶夏提刑囑託，無不做分上，要說此係後事。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舡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遞茶。頭戴僧伽帽，身披袈裟，小沙彌拿着茶托，遞茶去，合掌道了問訊，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五。」西門慶道：「倒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稱呼甚麼？」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你這寺院倒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常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莊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一般別處也再化着來；我那裏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書袋內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攬長老這裏。」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爺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便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游和尚在那裏，敲着木魚念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裏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攙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籠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額下髭鬚亂搭，頭上有一留光簪，就是個形容古怪

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裏；鼻口中流下玉筋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于是應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裏人氏？何處高僧雲遊到此？」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入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鬚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聞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岸，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游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去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胡僧直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拄杖，來拄着；背上的皮褙襖，褙襖內盛着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一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

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裏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鬚兒小廝，問是那裏的？

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裏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命的；那胡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不想大娘正送院裏李奶奶出來，門首上轎，看見他冒冒勢勢走到跟前，與大娘磕頭；大娘問他說：『我是韓家的。』早是我在傍邊拉過一邊！落後大娘問我，我說，是韓夥計家的，使他來問他韓夥計幾時來，大娘纔不言語了。早是沒會禡覺出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搨扇子：「今日造化低的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忸囚來！好近遠兒，從門外寺裏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顧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便走着沒事沒事的，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撲氣的囚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綉毳絨毛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繡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勛的校椅；兩

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蠶皮書鼓振庭堂，烏木春檯盛酒器。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肴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先桌邊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炒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餛飩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鱖；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餛飩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致琴童擎過團靶頭雞脖重來，打門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遞出滋陰捧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醃臘鷺脖子又是兩樣鹽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鱸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擎上來與胡僧打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可以够了。」西門慶叫左右擎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衾裡內取出葫蘆兒，傾出百十九。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搬向那一個葫兒捏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擰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省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

這藥有何功效？」胡僧說：「形如雞卵，色似鶯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觀貴乎玕琅。比金豈換比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廈高堂；任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丹田夜有光。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體自強。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飯與猫嘗。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做保身方。」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裏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四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胡僧方纔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蓆繖，揜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拄杖挑擎雙日月，  
芒鞋踏遍九軍州。

有詩爲證：

彌勒和尚到神州，  
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化，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天與胭脂點絳脣，東風滿面笑欣欣。

芳心自是歡情足，醉臉常含喜氣新。

傾國有情偏惱吝，向陽無語喚撩人。

紅塵多少愁眉者，好入花林結近隣。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華庵薛姑子來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

聽薛師父來了，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

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沿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王姑子便道：「這個就是主家大

娘，與列位娘？」慌的月娘衆人慌忙磕下頭去。見他在人前，鋪眉苦眼，拏班做勢；口裏咬文嚼字，一

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取重他十分。那日大姑

子，楊姑娘都在這裏，月娘擺茶與他吃。整理素饌鹹食，茶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

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

的。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都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小廝畫童兒前邊收

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尙去了？」畫童道：「剛才起身，爹送他去了。」吳大妗子

因問：「是那裏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裏帶來的。一個和尚，肉都吃。問他求甚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吃了這日纔去了。」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倒還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這漢僧們那裏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這他。」吳大妗子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谷；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裏說話不題。

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向前，說道：「頭裏韓大姊那裏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裏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他那裏來請，正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於是逕走到潘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逕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在這裏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說：「小的知道。」說畢，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戴着銀絲髮髻，金蠟絲釵梳，翠鈿兒，二珠環子，露着頭，穿着玉色紗比甲兒，夏布衫子，白腰挑線單拖裙子。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對簪兒，就來遞與他：「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倒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

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他一瓶來我吃。」那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於是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擎瓶買去了。王六兒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了房裏坐的，親自洗手剔甲剝果仁兒，交丫頭釀好茶，拿上來西門慶吃；在房內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按下這頭不題。

單表玳安回馬到家，辛苦了一日，跟和尚走了來乏困了，走到前邊屋裏，躺了一覺。直到掌燈時分，纔醒了。揉了揉眼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要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裏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在誰家吃酒哩？」玳安沒的回答。說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子裏和你哥算帳哩。」月娘道：「就是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算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裏韓道國家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那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擎了燈籠與他：「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小玉一面擎了個燈籠遞與玳安。來到前邊鋪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傳影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兩雙鍾筋，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邊擎了兩瓶鮮來，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走來，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見書童兒，戲道：「好淫婦！你在這裏做甚麼？交我那裏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裏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心裏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穉穉小廝，你也回嘴！」



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晚了。」被書童拏過，往炕上一擡，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鬪了你鬪兒。你惱了？」不由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向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搽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他濕了帳簿，連忙取手中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頭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那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要便要，唉便唉，賸刺刺的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秫村村，你今日纔吃？你從前已後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于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拏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裏？」琴童道：「爹在屋裏睡哩。」于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來！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向廚櫃裏拏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吃酒。叫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這素子酒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裏與俺六娘當家，

如今在韓大燻這裏又與韓大燻當家；等我到家，看我對六娘不對六娘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裏說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裏玳安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老婆因問，「你是那裏討來的藥？」西門慶急把胡僧與他的藥，從頭告訴一遍，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交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綉子，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裏，只顧去！閉着王八在家做甚麼？」因問：「這鋪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在家，且替他買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裏二人，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個不亦樂乎。玳安正從後邊來，見他在窗下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正未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出他到外邊，玳安道：「你不知，後面小衙衛子裏，新來了兩個好丫頭子。我頭裏騎馬打那裏過，看見了來。在魯長腿裏，一個金兒，一個叫養兒。却不上十六七歲，交小伴當在這裏看着，咱往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往街下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衙衛口兒上那裏叫俺們去。」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裏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那玳安一來也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燈下擎黃桿大等子稱銀子哩。見兩個兇神也般撞進來裏間屋裏，連忙把燈來一口吹滅了。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

「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就去。」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行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了人了。」這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掃進裏面。只見黑洞洞，燈也不點。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子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裏來了？」玳安冷不防聽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只叫着阿啞；裹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爬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氓！他倒問我是那裏人！剛纔把毛摘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了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裏去，且交他試試新夾棍着。」魯長腿向前掌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汐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盞碟都是鴨鴨，蝦米，熟鮓，鹹魚，豬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攬着賽兒一處，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擎袖中汗巾兒兩個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擎鐘兒斟上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唱，頓開喉音，就是「山坡羊」下來。金兒就奉酒與琴童。唱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倒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由人眼淚如梭，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唱道：

進房來四下觀看，我只見粉壁牆上排着那琵琶一面。我看琵琶上塵灰兒倒有，那一隻袖子裏掏出個汗巾兒來，把塵灰攤散；抱在我懷中，定了定子絃，彈了個孤恁調，淚似湧泉。有我那冤家，何等的歡喜！冤家去，撇的我和琵琶一樣。有他在，同唱同彈里來；到如今，只剩下我孤單，不由人雨淚兒傷殘；物在存留，不知我人兒在那廂。

正唱在熱鬧處，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玳安問：「老馮，爹尋俺們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馮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交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可不吃了。」於是擎起酒兒又吃了一鍾。老婆問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我待的打發了他們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

却表潘金蓮同衆人在月娘房內，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到起更時分，纔回房來。想起頭裏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是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叫春梅問，說：「不曾拏；頭裏娘不在時，爹進屋裏來，向床背閣抽屜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裏？」金

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照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裏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掣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了，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西門慶就往李瓶兒屋裏去了。琴童兒把燈籠還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大姐，并兩個姑子，正在上房坐着，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裏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裏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裏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於是一力攪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裏，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了，丟開了，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趕到前邊李瓶兒房裏來。原來在王六兒那裏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上床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下了，睡的甜甜兒的；我心裏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去不是？好來這裏纏！」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按着就親了個嘴，說道：「怪奴才！你違心裏要和你睡睡兒！」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

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等着兒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裏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丫頭擻些水來洗洗，和我睡也罷了。」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裏吃了酒，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恁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於是乞逼勒不過，方與西門慶上床。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拏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去了。這裏二人方纔自在頑耍。正是：

四體無非暢美，一團却是陽春。

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三更天氣。

且說潘金蓮那邊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歇了，自知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耍頑。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兒吃下去，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的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裏，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我正來見你老人家，我說亦發等四月裏，他二娘生日，會了薛師父，一答兒裏來罷。不想虧我這師父，好不異難，尋了這件物兒出來；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

娃兒。可可薛爺在那裏，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挈在這裏。替你老人家熬藥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了薛爺，和王師父。」於是兩個姑子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緞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擔針賣不得，一日賣一擔甲倒賣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羞看鸞鏡惜朱顏，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擎器包兒，在李瓶兒房裏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李瓶兒在屋裏梳頭，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喬作家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裏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往我房裏來了。他兩個黑夜說了一夜體己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會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果是你昨日也在跟前看着，我又沒會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裏等着，恁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是淫婦老婆？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跟前，架的甚麼舌兒哩！怪道他昨日決



烈的，就往前走了。俊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那屋裏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麼過來？」大姑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那看着孩子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你心裏，歹的也放在心裏。」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着他，我怎麼處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屋裏，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逞着孩子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裏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有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

不想西門慶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緞帛就與之；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是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孩子做那端午戴的那絨線符牌兒，及各色紗小粽子兒，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同看做生活。李瓶兒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一面吃了茶，大姐道：「頭裏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涼兒，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樁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學說；你說俺娘虔婆勢？你沒會惱着五娘，他在後邊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如今

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擎着那針兒通擎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裏有一字兒閑話？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戲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如何就慌了。要着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我。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科裏，吃我算計了一個去，也是了常。」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就後邊去了。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會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了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裏怎麼的？對我說！」那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裏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有詩爲證：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惹得閑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我問他來，他說沒有此話；我對着誰說來？且是好不賭身罰呢。望着我哭哩。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原肯說這等謊？」月娘道：「想必兩個不知怎的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勸無路兒，沒的拏我墊舌根。我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他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藍布大包袱背進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一日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瓶兒屋裏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秃淫婦？來我這裏做甚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家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菴兒裏，和一個小夥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裏，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拏到衙門裏，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神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

「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好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裏出五百兩，我這裏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們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鋪子却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出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正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兌與他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在話下。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見西門慶看着打包，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有大利息。」西門慶一面讓他坐，喚茶來吃了。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不出這個月裏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的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這裏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那裏借了五百兩在裏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將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裏借去？」那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裏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擎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道：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展開東帖云云。伯爵道：「我今敢來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院裏李桂兒勾當？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起：「王招宣府裏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

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委的只畫半邊兒，也有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裏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標着，在院裏撞。把二條菴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拏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在家裏上吊。不想前日這月裏，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鞫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拏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你這裏，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裏誰人家銀子，那裏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申作你。」西門慶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哩。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們外討銀子出來和你說話去。」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西門慶正分付陳經濟，交他騎驢子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到捲棚內，請西門慶道：「大娘後邊請，有李桂姨來了。」這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巾搭着頭；雲鬢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們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來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詔刀了；就是來宅哩，與俺

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爲醫了人了。他便生爺這裏來了，交我把門揀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裏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裏，接的你家去，到家把媽諛的魂兒也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裏皂隸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在傍邊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子。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着便該當。俺家若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裏生一個天庖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拏了不會？」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裏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裏住兩日。倘人來尋你，我就差人往縣裏替你說去。」于是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裏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裏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拏人，縣裏只拘的人在。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裏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處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

去，也是不遲。你看說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和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交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衙裏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交書童兒，寫就一封信，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路上做盤纏，說道：「相來及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交桂姐收了銀子。交月娘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裏說人情，又交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謔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明日好歹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裏，替他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裏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裏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裏。」來保道：「我敢來說聲，我明日且去不成。又有稽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交我往東京替院裏季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及，我娘和爹說：也罷，你且替他往東京走一遭，說說這勾當；且交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你回來，再趕了去，也是不遲。我明日早起身了。剛纔書也有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交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緞絹

的窩兒裏，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裏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分付，交俺們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裏下。說過世老爹，會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裏尋俺們就是了。」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西，捎進府裏，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捎進進去與他。」于是用手帕包縫停當，遞與來保。一面交春香看菜兒飾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收拾了襪子，明日好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嚟！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餓行，也該吃鐘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桌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像沒事的人兒一般兒。」于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裏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會？」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說：「舖子裏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貴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裏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甌裏，交錦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篩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擎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而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



到府裏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于是道了萬福，兩口兒齊送出門來。

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不題。

單表月娘上房擺茶與桂姐吃；吳大妗子，楊姑娘，兩個姑子，都做一處坐。有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文書來！派俺本衙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參。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闕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願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進入後邊。見了月娘，說了話，交月娘拏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出來。因後邊有堂客，不好坐的，交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裏用銀子使，再讓兩日兒？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經濟應諾，吳大舅讓姐夫坐的，陳經濟作了揖，打橫坐了。琴童連忙安放了鍾筋，這裏前邊吃酒。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裏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回張生遊寶塔，放下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哺菜兒與他吃。說道：「賊賤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那潘金蓮又大筋子夾腿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那郁大姐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裏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等我唱。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

頭裏一來時，把眉頭忪惶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弦，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俺們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不往後邊來了，往五娘房裏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往他屋裏去了，就坐不住，趨起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說道：「他往你屋裏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那潘金蓮嘆可兒的走來。口兒的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前邊入房來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交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裏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們剛纔在後邊，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裏，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就走的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個嘴與春梅。那時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早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向燈下摘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舉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來。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床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噴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裏去了，他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挽和的！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嘆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不想傍邊，蹲踞着一個白獅子貓兒，看見動彈，撲向前，用爪兒來搗？這西門慶將手中擎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鬥他要子。」

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儘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帳子外去了。跪向西門慶道：「怪發詎的冤家！又引門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問搗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看看窗外鷄鳴，東方漸白。

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裏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够，我後邊再交來保捎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會寫，交來俅後邊捎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日昨多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佳釵，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吳月娘又早上房，擺下菜蔬，請西門慶吃粥。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荷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裏來的？」那人疾便下了馬作揖，便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先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裏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這裏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擎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擎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時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家中，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此日乘轎，

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鶴補子，烏紗烏履。下轎掛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盛德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事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莊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做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家中起身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學生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向來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尹那裏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許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修一飯在此，以稿手下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鍾只奉了三盃；連桌兒擡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到，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莊上一敘。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

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衣服出來上馬。玳安奉重跟隨，排軍喝道，打着黑扇，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敘禮，說道：「適有工部督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見畢禮數，接了衣服下來。玳安叫排軍褶了，連帶放在氈包內。見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起來，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僮兒上來磕頭。吃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西門慶喚玳安奉賞賜，賞了廚役。分付：「取巾來戴，把冠帶衣服，送回家去，晚上來接罷。」玳安應諾，吃了點心，回馬來不題。

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道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一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講。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

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同，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見未來佛法僧三寶！

爲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伽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衆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千百化身，有天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又道：

大壯嚴，妙善主，辭別皇宮香山住。天人送供跏趺坐，只修的五十三參變化身。纔成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

王姑子道：「觀音菩薩，既聽其法。昔日有六祖禪師，傳燈佛，教化行西域東歸；不立文字，如何苦

功？願聽其詳。」薛姑子又道：

達摩師，盧六祖，九年度壁功行苦，蘆芽穿膝伏龍虎。只修的隻履折蘆任往來。纔成了南無大慈大願毗盧佛。

王姑子道：「六祖傳燈，既聞其詳。敢問昔日有個龐居士，捨家私送窮船歸海，以成正果。如何說？」薛姑子道：

龐居士，善知識，放債來生濟貧苦。驢馬夜間私相居，只修的拋妻棄子上法缸。纔成了南無妙乘妙法伽藍耶。

月娘正聽到熱鬧處，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家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亂着，只見玳安兒，放進毡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擎帖子，對爹說去。」交姐夫且讓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氈包，擎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了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面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書童快擎我的官衙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搵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裏得來？急的只遊回磨轉。陳經濟又不在，交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打後邊樓房裏，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樓上繭對侍當，交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

「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裏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秣秣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惶之間，只見陳經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騾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交他寫了官御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秣小廝！仰攆着掙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裏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彘的秣秣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搗翻倒，兩個就搗碌成一塊子。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兒，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佛子兒。那潘金蓮，不住在傍，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裏，恁有剗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葡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裏跑鬼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

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得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裏圍着他怎的？咱們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裏做甚麼哩。」於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經濟，正在裏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了。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裏拌的甚麼嘴兒？」陳經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



是我沒會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胆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攘的是些甚麼？」陳經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交我替他捐銷金汗巾子來。想不到那裏，袖子裏摸銀子沒了，不會捐得來。來家說我那裏養老婆，和我罵罵我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發呪。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交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交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裏？」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了不會？」大姐道：「有了銀子。剛纔丫頭地下掃地拾起來，我擎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賣銷金汗巾兒，也捐幾方兒與我。」經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問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一齊都替你帶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金黃銷金點翠；穿花鳳汗巾。」經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汗巾兒。又是一方閃色，是藤花銷金汗巾兒。」經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够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汗巾兒。」經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吃孝戴！」經濟

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蘭點翠，十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裏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欄子兒，都是繚絡出珠碎八寶兒。」經濟聽了，說道：「耶嚶，耶嚶！再沒了賣瓜子兒，開扇子打啼啼碎一大堆。」那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裏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裏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經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裏頭哩。」那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哩，交姐夫捎來的。又起個窩兒？」經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了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婿兩方來。」那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鬥菜兒，賭了東道兒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出來兒。明日等你爹不在了，買燒鴨子白酒咱們吃。」經濟道：「既是五娘說，拏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拏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經濟鬥。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經濟三桌。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經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裏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云。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羊

頭

